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

話說賈妃回宮，次日見駕謝恩，並回奏歸省之事。龍顏甚悅，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，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，不必細說。

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，真是人人力倦，各各神疲，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，收拾了兩三天方完。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，別人或可偷閒躲靜，獨他是不能脫得的；二則本性要強，不肯落人褒貶，只扎掙著，與無事的人一樣。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。偏這一早，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寶母，接襲人家去吃年茶，晚上纔得回來。因此，寶玉只和眾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。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，忽見丫頭們來回說：「東府裡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，放花燈。」寶玉聽了，便命換衣裳。纔要去時，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。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，便命人留與襲人了，自己回過寶母，過去看戲。

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《丁郎認父》、《黃伯央大擺陰魂陣》，更有《孫行者大鬧天宮》、《姜太公斬將封神》等類的戲文，條爾神鬼亂出，忽又妖魔畢露。內中揚旛過會、號佛行香，鑼鼓喊叫之聲，聞於巷外。弟兄子侄，互為獻酬；姊妹婢妾，共相笑語。獨有寶玉，見那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，只略坐了一坐，便走往各處閒耍。先是進內去和尤氏並丫頭姪妾鬼混了一回，便出二門來。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，遂也不曾照管。賈珍、賈璉、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，百般作樂，縱一時不見他在座，只道在裡邊去了，也不理論。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：那年紀大些的，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上纔散，因此偷空兒，也有會賭錢的，也有往親友家去的，或賭或飲，都私自散了，待晚上再來；那些小些的，都鑽進戲房裡瞧熱鬧兒去了。

寶玉見一個人沒有，因想：「素日這裡有個小書房，內曾掛著一軸美人，畫的很得神。今日這般熱鬧，想那裡自然無人，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，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。」想著，便往那裡來。剛到窗前，聽見屋裡一片喘息之聲。寶玉倒唬了一跳，心想：「美人活了不成？」乃大著膽子，舔破窗紙，向內一看。那軸美人卻不曾活，卻是茗煙按著個女孩子，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，正在得趣，故此呻吟。寶玉禁不住大叫：「了不得！」一腳踹進門去，將那兩個唬的抖衣而顫。

茗煙見是寶玉，忙跪下哀求。寶玉道：「青天白日，這是怎麼說！珍大爺要知道了，你是死是活？」一面看那丫頭，倒也白白淨淨兒的，有些動人心處，在那裡羞的臉紅耳赤，低首無言。寶玉跺腳道：「還不快跑！」一語提醒那丫頭，飛跑去了。寶玉又趕出去，叫道：「你別怕，我不告訴人。」急的茗煙在後叫：「祖宗，這是分明告訴人了！」

寶玉因問：「那丫頭幾歲了？」茗煙道：「不過六七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，就作這個事，可見他白認得你了！可憐，可憐！」又問：「名字叫什麼？」茗煙笑道：「若說出名字來，話長，真正新鮮奇文！他說，他母親養他的時節，做了一個夢，夢得了一疋錦，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『卍』字花樣；所以他的名字就叫作萬兒。」寶玉聽了，笑道：「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。等我明兒說了給你作媳婦，好不好？」

茗煙也笑了，因問：「二爺為何不看這樣的好戲？」寶玉道：「看了半日，怪煩的，出來逛逛，就遇見你們了。這會子做什麼呢？」茗煙微微笑道：「這會子沒人知道，我悄悄的引二爺城外逛去，一會兒再回這裡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不好，看仔細花子拐了去。況且他們知道了，又鬧大了。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，還可就來。」茗煙道：「就近地方，誰家可去？這卻難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依我的主意，僂們竟找花大姐去，瞧他在家作什麼呢。」茗煙笑道：「好，好。倒忘了他家。」又道：「他們知道了，說我引著二爺胡走，要打我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有我呢！」茗煙聽說，拉了馬，二人從後門就走了。幸而襲人家不遠，不過一半里路程，轉眼已到門前。茗煙先進去，叫襲人之兄花自芳。

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，幾個姪女兒來家，正吃果茶，聽見外面有人叫「花大哥」。花自芳忙出去看時，見是他主僕兩個，唬的驚疑不定，連忙抱下寶玉來，至院內嚷道：「寶二爺來了！」別人聽見還可，襲人聽了，也不知為何，忙跑出來迎著寶玉，一把拉著，問：「你怎麼來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怪悶的，來瞧瞧你作什麼呢。」襲人聽了，纔把心放下來，說道：「你也胡鬧了，可作什麼來呢？」一面又問茗煙：「還有誰跟來了？」茗煙笑道：「別人都不知道。」襲人聽了，復又驚慌道：「這還了得！倘或碰見人，或是遇見老爺，街上人擠馬碰，有個失閃，這也是頑得的嗎？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呢！都是茗煙調唆的，等我回去告訴姨媽們，一定打你個賊死！」茗煙撇了嘴道：「爺罵著打著，叫我帶了來的，這會子推到我身上！我說別來罷！要不，我們回去罷。」花自芳忙勸道：「罷了，已經來了，也不用多說了。只是茅檐草舍，又窄又不乾淨，爺怎麼坐呢？」

襲人的母親也早迎出來了。襲人拉著寶玉進去。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，見他進來，都低了頭，羞的臉上通紅。花自芳母子兩個恐怕寶玉冷，又讓他上炕，又忙另擺果子，又忙倒好茶。襲人笑道：「你們不用白忙，我自然知道，不敢亂給他東西吃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來，鋪在一個杌子上，扶著寶玉坐下，又用自己的腳爐墊了腳。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，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，仍蓋好，放在寶玉懷裡。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，送與寶玉。

彼時他母兒已是忙著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果品來，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，因笑道：「既來了，沒有空回去的理，好歹嘗一點兒，也是來我家一趟。」說著，捻了幾個松子瓢，吹去細皮，用手帕托著給他。

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，粉光融滑，因問襲人道：「好好的哭什麼？」襲人笑道：「誰哭來著？纔迷了眼揉的。」因此便遮掩過了。因見寶玉穿著大紅金蟒狐腋箭袖，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，說道：「你特為往這裡來，又換新衣裳，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裡去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。」襲人點頭，又道：「坐一坐就回去罷，這個地方兒，不是你來得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就家去纔好呢，我還替你留著好東西呢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悄悄兒的罷！叫他們聽著作什麼？」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「通靈玉」摘下來，向他姊妹們笑道：「你們見識見識。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，恨不能一見，今兒可盡力兒瞧瞧。再瞧什麼稀罕物兒，也不過是這麼著了。」說畢，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，仍與寶玉掛好。又命他哥哥去僱一輛乾乾淨淨，嚴嚴緊緊的車，送寶玉回去。花自芳道：「有我送去，騎馬也不妨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不為不妨，為的是碰見人。」

花自芳忙去僱了一輛車來。眾人也不好相留，只得送寶玉出去。襲人又抓些果子給茗煙，又把些錢給他買花炮放，叫他：「別告訴人，連你也有不是。」一面說著，一直送寶玉至門前，看著上車，放下車簾。茗煙二人牽馬跟隨。來至寧府街，茗煙命住車，向花自芳道：「須得我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，纔過去得呢，看人家疑惑。」花自芳聽說有理，忙把寶玉抱下車來，送上馬去。寶玉笑說：「倒難為你。」於是仍進了後門來，俱不在話下。

卻說寶玉自出了門，他房中這些丫鬟們都索性恣意的玩笑，也有趕圍棋的，也有擲骰抹牌的，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兒。偏奶母李嬭嬭拄拐進來請安，瞧瞧寶玉，見寶玉不在家，丫鬟們只顧玩鬧，分看不過，因歎道：「只從我出去了，不大進來，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，別的嬭嬭越不敢說你們了。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台，照見人家，照不見自己的，只知嫌人家醜。這是他的房子，由著你們糟蹋，越不成體統了！」

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；二則李嬭嬭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，如今管不著他們；因此，只顧玩笑，並不理他。那李嬭嬭還只管問：「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？什麼時候睡覺？」丫頭們總胡亂答應，有的說：「好個討厭的老貨！」

李嬭嬭又問道：「這盞碗裡是酪，怎麼不送給我吃？」說畢，拿起就吃。一個丫頭道：「快別動！那是說了給襲人留著的，回來又惹氣了。你老人家自己承認，別帶累我們受氣。」李嬭嬭聽了，又氣又愧，便說道：「我不信他這麼壞了腸子。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，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，也是應該的。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？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？我的血變了奶，吃的長這麼大；如今我吃他碗牛奶，他就生氣了？我偏吃了，看他怎麼著！你們看襲人不知怎麼樣，那是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丫頭，什麼阿物兒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賭氣，把酪全吃了。又一個丫頭笑道：「他們不會說話，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。寶玉還送東西給你老人家去，豈有為

這個不自在的？」李嬾嬾道：「你也不必裝狐媚子哄我，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！明兒有了不是，我再來領。」說著，賭氣去了。

少時，寶玉回來，命人去接襲人，只見晴雯躺在床上不動。寶玉因問：「可是病了？還是輸了呢？」秋紋道：「他倒是贏的；誰知李老太太來了，混輸了，他氣的睡去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，由他去就是了。」

說著，襲人已來，彼此相見。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，多早晚回來，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。一時換衣卸粧。寶玉命取酥酪來。丫鬟們回說：「李奶奶吃了。」寶玉纔要說話，襲人便忙笑說道：「原來留的是這個，多謝費心。前兒我因為好吃，吃多了，好肚子疼，鬧的吐了纔好了。他吃了倒好，擱在這裡白糟蹋了。我只想風乾栗子吃，你替我剝栗子，我去鋪炕。」

寶玉聽了，信以為真，方把酥酪丟開，取了栗子來，自向燈下檢剝。一面見眾人不在房中，乃笑問襲人道：「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麼人？」襲人道：「那是我兩姨姐姐。」寶玉聽了，讚歎了兩聲。襲人道：「嘆什麼？我知道你心裡的緣故，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那樣的人，不配穿紅的，誰還敢穿？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很，怎麼也得他在僑們家就好了。」襲人冷笑道：「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，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？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們家來？」寶玉聽了，忙笑道：「你又多心了。我說往僑們家來，必定是奴才不成？說親戚就使得？」襲人道：「那也攀配不上。」

寶玉便不肯再說，只是剝栗子。襲人笑道：「怎麼不言語了？想是我纔冒撞沖犯了你？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進他們來就是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說的話，怎麼叫人答言呢？我不過是讚他好，正配生在這深宅大院裡，沒的我們這宗濁物倒生在這裡。」襲人道：「他雖沒這樣造化，倒也是嬌生慣養的，我姨父姨娘的寶貝兒是的。如今□七歲，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，明年就出嫁。」

寶玉聽了「出嫁」二字，不禁又「嗜」了兩聲。正不自在，又聽襲人歎道：「我這幾年，姊妹們都不大見；如今我要回去了，他們又都去了！」寶玉聽這話裡有文章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忙扔下栗子，問道：「怎麼著，你如今要回去？」襲人道：「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量，叫我再耐一年，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去呢。」寶玉聽了這話，越發忙了，因問：「為什麼贖你呢？」襲人道：「這話奇了。我又比不得這裡的家生子兒。我們一家子都在別處，獨我一個人在這裡，怎麼是個了手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不叫你，也難哪。」襲人道：「從來沒這個理。就是朝廷宮裡也有定例，幾年一挑，幾年一放，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，別說你們家。」

寶玉想一想，果然有理，又道：「老太太要不放你呢？」襲人道：「為什麼不放呢？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，或者感動了老太太，太太，不肯放我出去，再多給我們家幾兩銀子留下，也還有的；其實我又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，比我強的多而且多。我從小兒跟著老太太，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，這會子又伏侍了你幾年，我們家要來贖我，正是該叫去的，只怕連身價也不要，就開恩放我去呢。要說為伏侍的好，不叫我去，斷然沒有的事。那伏侍的好，是分內應當的，不是什麼奇功。我去了，仍舊又有好的了，不是沒了我就使得的。」

寶玉聽了這些話，竟是有去的理，無留的理，心裡越發急了。因又道：「雖然如此說，我的一心要留下你，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。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。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。」襲人道：「我媽自然不敢強。且慢說和他好說，又多給銀子。就便不好和他說，一個錢也不給，安心要強留下我，他也不敢不依。但只是僑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。這比不得別的東西，因為喜歡，加□倍利弄了來給你，那賣的人不吃虧，就可以行得的；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，於你又無益，反教我們骨肉分離。——這件事，老太太、太太肯行嗎？」

寶玉聽了，思忖半晌，乃說道：「依你說來說去，是去定了？」襲人道：「去定了。」寶玉聽了，自思道：「誰知這樣一個人，這樣薄情無義呢？」乃歎道：「早知道都是要去的，我就不該弄了來！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！」說著，便賭氣上床睡了。

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，他就說：至死也不回去。又說：「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，就剩了我還值幾兩銀子，要不叫你們賣，沒有個看著老子娘餓死的理。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兒，吃穿和主子一樣，又不朝打暮罵。況如今爹雖沒了，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，復了元氣，——若果然還艱難，把我贖出來，再多掏摸幾個錢，也還罷了，其實又不能了。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？權當我死了，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了！」因此，哭了一陣。

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，自然必不出來的了。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，明仗著寶宅是慈善寬厚人家兒，不過求求，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。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，只有恩多威少的，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，更比待家下眾人不同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子也不能那麼尊重。——因此，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。次後忽然寶玉去了，他兩個又是那個光景兒，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，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，而且是意外之想，彼此放心，再無別意了。

且說襲人自幼兒見寶玉性格異常，其淘氣憨頑出於眾小兒之外，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；近來仗著祖母溺愛，父母亦不能□分嚴緊拘管，更覺放縱弛蕩，任情恣性，最不喜務正。每欲勸時，諒不能聽。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，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，以壓其氣，然後好下箴規。今見寶玉默默睡去，知其情有不忍，氣已餒墮，自己原不想栗子吃，只因怕為酥酪生事，又像那茜雪之茶，是以假要栗子為由，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。於是命小丫頭們將栗子拿去吃了，自己來推寶玉。只見寶玉淚痕滿面，襲人便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傷心的？你果然留我，我自然不肯出去。」寶玉見這話頭兒活動了，便道：「你說說，我還要怎麼留你？我自己也難說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僑們兩個的好，是不用說了，但你要安心留我，不在這上頭。我另說出三件事來，你果然依了，那就是真心留我了，刀擱在脖子上，我也不出去了。」

寶玉忙笑道：「你說，那幾件？我都依你。好姐姐，好親姐姐！別說兩三件，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的。只求你們看守著我，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，——飛灰還不好，灰還有形有跡，還有知識的！等我化成一股輕煙，風一吹就散了的時候兒，你們也管不得我，我也顧不得你們了，憑你們愛那裡去那裡去就完了。」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，道：「好爺！我正為勸你這些個。更說的狠了！」寶玉忙說道：「再不說這話了。」襲人道：「這是頭一件要改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改了。再說，你就擰嘴。還有什麼？」襲人道：「第二件，你真愛念書也罷，假愛也罷，只在老爺跟前，或在別人跟前，你別只管嘴裡混批，只作出個愛念書的樣兒來，也叫老爺少生點兒氣，在人跟前也好說嘴。老爺心裡想著：我家代代念書，只從有了你，不承望不但不愛念書，——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惱了——而且背前面後混批評。凡讀書上進的人，你就起個外號兒，叫人家『祿蠹』；又說：只除了什麼『明明德』外就沒書了，都是前人自己混編纂出來的。」這些話，你怎麼怨得老爺不氣？不時時刻刻的要打你呢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再不說了。那是我小時候兒不知天多高地多厚，信口胡說的，如今再不敢說了。還有什麼呢？」

襲人道：「再不許誇僧毀道的了。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：再不許弄花兒，弄粉兒，偷著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個愛紅的毛病兒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都改，都改。再有什麼，快說罷。」襲人道：「也沒有了。只是百事檢點些，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。你要果然都依了，就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這裡長遠了，不怕沒八人轎你坐。」襲人冷笑道：「這我可可不稀罕的！有那個福氣，沒有那個道理，縱坐了也沒趣兒。」

二人正說著，只見秋紋走進來說：「三更天了，該睡了。方纔老太太打發嬾嬾來問，我答應睡了。」寶玉命取表來看時，果然針已指到子初二刻了，方從新盥漱，寬衣安歇，不在話下。

至次日清晨，襲人起來，便覺身體發重，頭疼目脹，四肢火熱。先時還扎掙的住，次後挨不住，只要睡，因而和衣躺在炕上。寶玉忙回了賈母，傳醫診視。說道：「不過偶感風寒，吃一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。」開方去後，令人取藥來煎好，剛服下去，命他蓋上被窩濕汗，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。

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，丫鬟們皆出去自便，滿屋內靜悄悄的。寶玉揭起繡線軟簾，進入裡間，只見黛玉睡在那裡，忙上來推他道：「好妹妹，纔吃了飯，又睡覺！」將黛玉喚醒。黛玉見是寶玉，因說道：「你且出去逛逛。我前兒鬧了一夜，今兒還沒有歇過來，渾身酸疼。」寶玉道：「酸疼事小，睡出來的病大，我替你解悶兒，混過困去就好了。」黛玉只合著眼，說道：「我不困，

只略歌歌兒。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。」寶玉推他道：「我往那裡去呢？見了別人就怪膩的。」

黛玉聽了，嗤的一聲笑道：「你既要在這裡，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著，偈們說話兒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也歪著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就歪著。」寶玉道：「沒有枕頭，偈們在一個枕頭上罷。」黛玉道：「放屁！外面不是枕頭？拿一個來枕著。」寶玉出至外間，看了一眼，回來笑道：「那個我不要，也不知是那個醜醜老婆子的。」黛玉聽了，睜開眼起身，笑道：「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『天魔星』！請枕這一個。」說著，將自己枕的推給寶玉，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枕上。二人對著臉兒躺下。

黛玉一回眼，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跡，便欠身湊近前來，以手撫之細看，道：「這又是誰的指甲劃破了？」寶玉倒身，一面躲，一面笑道：「不是劃的，只怕是剛纔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。」說著，便找絹子要擦。黛玉便用自己的絹子替他擦了，啞著嘴兒說道：「你又幹這些事。幹也罷了，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。就是舅舅看不見，別人看見了，又當作奇怪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兒，吹到舅舅耳朵裡，大家又該不得心淨了。」

寶玉總沒聽見這些話，只聞見一股幽香，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，聞之令人醉魂酥骨。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，要瞧瞧籠著何物。黛玉笑道：「這時候，誰帶什麼香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既如此，這香是從那裡來的？」黛玉道：「連我也不知道，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薰染的也未可知。」寶玉搖頭道：「未必。這香的氣味奇怪，不是那些香餅子、香毬子、香袋兒的香。」黛玉冷笑道：「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？就是得了奇香，也沒有親哥哥。親兄弟弄了花兒、朵兒、霜兒、雪兒，替我炮製。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凡我說一句，你就拉上這些。不給你個利害，也不知道，從今兒可不饒你了！」說著，翻身起來，將兩隻手呵了兩口，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窩下亂撓。黛玉素性觸癢不禁，見寶玉兩手伸來亂撓，便笑的喘不過氣來，口裡說：「寶玉！你再鬧，我就惱了！」寶玉方住了手，笑問道：「你還說這些不說了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再不敢了。」一面理鬢，笑道：「我有『奇香』你有『暖香』沒有？」

寶玉見問，一時解不來，因問「什麼『暖香』？」黛玉點頭笑歎道：「蠢才，蠢才！你有『玉』，人家就有『金』來配你；人家有『冷香』，你就沒有『暖香』去配他？」寶玉方聽出來，笑道：「方纔告饒，如今更說狠了！」說著，又要伸手。黛玉忙笑道：「好哥哥，我可不敢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饒你不難，只把袖子我聞一聞。」說著，便拉了袖子，籠在面上，聞個不住。黛玉奪了手道：「這可該去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要去不能。偈們斯斯文文的躺著說話兒。」說著，復又躺下。黛玉也躺下，用絹子蓋上臉。

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，黛玉總不理。寶玉問他幾歲上京，路上見何景致；揚州有何古蹟，土俗民風如何，黛玉不答。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，便哄他道：「噯啣！你們揚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，你可知道麼？」黛玉見他說的鄭重，又且正言厲色，只當是真事，因問：「什麼事？」寶玉見問，便忍著笑，順口謔道：「揚州有一座黛山，山上有個林子洞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就扯謊，自來也沒聽見這山。」寶玉道：「天下山水多著呢，你那裡都知道？等我說完了，你再批評。」黛玉道：「你說。」寶玉又謔道：「林子洞裡原來有一群耗子精。那一年，臘月初七，老耗子升座議事，說：『明兒是臘八兒了，世上的人都熬臘八粥，如今我們洞裡果品短少，須得趁此打劫些個來纔好。』乃拔令箭一枝，遣了個能幹小耗子去打聽。小耗子回報：『各處都打聽了，惟有山下廟裡果米最多。』老耗子便問：『米有幾樣？果有幾品？』小耗子道：『米豆成倉。果品卻只有五樣：一是紅棗，二是栗子，三是落花生，四是菱角，五是香芋。』

「老耗子聽了，大喜，即時拔了一枝令箭，問：『誰去偷米？』一個耗子便接令去偷米。又拔令箭，問『誰去偷豆？』又一個耗子接令去偷豆。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。只剩了香芋，因又拔令箭，問：『誰去偷香芋？』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子應道：『我願去偷香芋。』

「老耗子和眾耗子見他這樣，恐他不諳練，又怯懦無力，不准他去。小耗子道：『我雖年小身弱，卻是法術無邊，口齒伶俐，機謀深遠。這一去，管比他們偷的還巧呢！』眾耗子忙問：『怎麼比他們巧呢？』小耗子道：『我不學他們直偷，我只搖身一變，也變成個香芋，滾在香芋堆裡，叫人瞧不出來，卻暗暗兒的搬運，漸漸的就搬運盡了。這不比直偷硬取的巧嗎？』眾耗子聽了，都說：『妙卻妙，只是不知怎麼變？你去先變個我們瞧瞧。』小耗子聽了，笑道：『這個不難，等我變來。』說畢，搖身說變，竟變了一個最標致美貌的一位小姐。眾耗子忙笑說：『錯了，錯了。原說變果子，怎麼變出個小姐來了呢？』小耗子現了形，笑道：『我說你們沒見世面，只認得這果子是香芋，卻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，纔是真正的「香玉」呢！』

黛玉聽了，翻身爬起來，按著寶玉，笑道：「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！我就知道你是編派我呢。」說著便擰。寶玉連連央告：「好妹妹，饒了我罷！再不敢了。我因為聞見你的香氣，忽然想起這個典故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饒罵了人，你還說是典故呢！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寶釵走來，笑問：「誰說典故呢？我也聽聽。」黛玉忙讓坐，笑道：「你瞧瞧，還有誰？他饒罵了，還說是典故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哦，是寶兄弟啣。怪不得他，他肚子裡的典故本來多麼。就只是可惜一件：該用典故的時候兒，他就偏忘了。有今兒記得的，前兒夜裡的『芭蕉』詩就該記得呀。眼面前兒的倒想不起來。別人冷的了不得，他只是出汗。這會子偏又有了記性了！」黛玉聽了，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到底是我的好姐姐！——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。可知一還一報，不爽不錯的。」剛說到這裡，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吵嚷起來。

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